


# 马利亚的 自白

*The Testament of Mary*

[爱尔兰] 科尔姆·托宾 著

张芸译

 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Colm Tóibín


*The Testament of Mary*

**Colm Tóibín**

# 马利亚的自白

[爱尔兰]科尔姆·托宾 著

张芸 译

 上海译文出版社

Colm Tóibín

**The Testament of Mary**

Copyright © Colm Tóibín, 2012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21 Archipel Pres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20-585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马利亚的自白/(爱尔兰)科尔姆·托宾  
(Colm Toibin)著;张芸译.一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  
社,2021.6

书名原文:The Testament of Mary

ISBN 978-7-5327-8565-0

I. ①马… II. ①科… 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爱  
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1)第 047570 号

**马利亚的自白**

[爱尔兰]科尔姆·托宾 著 张芸 译

特约策划/彭伦 责任编辑/徐珏 封面设计/一亩幻想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43,000

2021 年 5 月第 1 版 202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8565-0/ I·5277

定价:4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45

献给洛克林·迪根和丹尼斯·卢比

## 译者说明

本书为虚构作品，其中引用自《圣经》的句子主要为人物对话，考虑到阅读上的呼应，翻译时直接采用了和合本、和合本修订版《圣经》的译文。

如今他们来得更频繁了，他们俩，每一次来，都似乎对我、对这个世界，显得益发不耐烦。他们的体内有着某种饥渴和粗野，他们的血液里沸腾着一股野蛮的兽性，我以前见过，现在亦能嗅到，像一头正在遭受追捕的动物所能嗅到的一样。可如今我没有受到追捕。不再受到追捕。我受到照顾，受到委婉的盘问和监视。他们以为我不懂他们渴求的复杂性。可现在什么都逃不过我，除了睡觉。睡觉离我而去。也许是我老得睡不着，或是从睡觉里得不到再多益处。也许是我无须做梦，无须休息。也许是我的双眼知道，不久它们将永远合上。若逼不得已，我会醒着不睡。我会在破晓时分，在黎明让曙光悄悄潜入这间屋内时走下楼梯。我自有我守候等待的原因。在最后的安息前迎来这漫长的觉醒。知道那会结束，对我而言足矣。

他们以为我不理解世间正在慢慢壮大的东西；他们以为我看不出他们问题的要义，注意不到当我说出某些不得要领或愚蠢的话、某些对我们毫无用处的话时，当

我似乎不记得他们认为我必该记得的事时，恼怒如无情的黑影，蒙在他们脸上，或藏于他们的话音中。他们过度禁锢在自己庞大而无法餍足的需求里，因我们那时共同感受的恐怖的余悸而变得过于迟钝，未曾注意到我什么都记得。记忆和血肉一样，注满我的身体。

他们供我衣食，保护我，这让我欢喜。作为回报，我会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事，但仅止于此。正如我不能呼吸另一人的呼吸，不能帮助别人的心脏跳动，使他们的骨头不疏松或皮肉不起皱一样，我说不出超出我能述说之外的话。而我明白，这一点让他们多么着急，那叫我莞尔，这种热切的渴求，想在我们共同的遭遇里找出可笑的掌故或鲜明、简单的范例，只是我已忘了怎么微笑。我不再需要微笑。正如我不再需要眼泪。一度，我以为自己其实已无剩余的眼泪，我用尽了我储存的眼泪，可幸好，这种愚蠢的想法并未耽留，很快为实际情况所取代。眼泪，若真需要，总是有的。是身体制造了眼泪。我不再需要眼泪，那该是一种释然，可我寻求的不是释然，仅是清静和几分愤懑的得意，确信我不会讲出与事实不符的话。

前来的两名男子中，一人曾在那儿陪我们待到结束。当时，他多番温厚和善，随时准备扶我，安慰我，一如现在，当我告诉他的故事未夸大到他设定的极限时，他随时准备不耐烦地沉下脸。然而，我看得出那份温厚犹

在的迹象，好几次，他眼中又现出炽热的光芒，然后叹息，重新投入他的工作，写下一个接一个字母，组成他知晓我读不懂的单词，叙述发生在山冈上和前后数日里的事。我曾请他把那些词念出来给我听，可他不肯。我知道他写了我和我都没见过的事。我知道他亦绘声绘色地再现了我经受过的和他目睹过的事，并确保这些文字将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将有人谛听信从。

我记得的太多；我像风平浪静日子里的空气，凝止不动，不让任何事逸走。和世界屏住呼吸一样，我守住记忆不放。

所以，当我告诉他兔子的事时，我不是在向他讲述某些我已淡忘、因他的坚持追问而才记起的事。我告诉他的那些细节，这些年一直陪伴我，就像我的手或臂膀陪伴我一样。那一日，他想要掌握详情的那一日，他要我一而再再而三为他重温的那一日，在混乱的一切当中，在各种恐惧、尖叫和呼号中，一名男子靠近我身旁，他提着一个笼子，里面关着一只愤怒的大鸟，那只鸟，喙异常尖利，目露凶光；翅膀无法完全展开，这个限制似乎让鸟沮丧愤怒。它本该在飞翔、捕猎、俯冲扑向它的猎物。

那名男子还提了一个口袋，我渐而发现里面装着近半袋的活兔子，一群精力旺盛、惊恐万状的小生命。在那座山冈上的数小时里，在走得比其他任何时光更慢的

那几个小时里，他从布袋中一只接一只抓出兔子，把它们塞进开了一道小缝的鸟笼。那只鸟先从它们柔软的下腹部某处下手，剖开兔子的身体，直到内脏四溢，接着当然是兔子的眼睛。如今谈起这件事不难，因为那稍稍转移了对真正在发生的事的注意力，也因为那毫无意义，所以谈起时没有困难。那只鸟似乎不饿，可也许它的饿是一种深度饥饿，连扭动挣扎的新鲜兔肉都无法满足。笼子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半死不活、完整没被吃过的兔子，发出奇特的吱吱声。因过去迸发的生命力而抽搐。那名男子的脸上神采奕奕，周身焕发出一道光，他看看笼子，然后环顾周围的情景，近乎露出暗喜的微笑，布袋尚未清空。

\*

到那时为止，我们已谈过别的事，包括在十字架近旁玩骰子的人；他们赌他的衣服及其他财物，或并无特别的理由。其中一人，令我惧怕的程度与后来抵达的那个勒断人脖子的杀手一样。这名最先到的男子，是那天来来往往的人中最引起我警觉的那个，最凶险可怕，似乎最有可能想知道结束后我的去向，最有可能是被派来带我回去的。这名男子的目光紧随我不放，他似乎效力于那群带马的人，他们偶尔露面，从旁观看。若说有谁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及缘由，那么，就是这个玩骰子的

男人。假如我说他出现在梦里，那也许更易应付，可他没有，他也不像别的事或别的面孔一样，缠绕在我心头不去。当时他就在那儿，关于他，这是我唯一不得不说的，他监视我，他认识我，倘若现在，经过这些年后，他来到这个门口，对着光眯起眼睛，浅棕色的头发已花白，手依旧大得与身体不成比例，一副博闻、沉着、冷静的样子，克制心中的残忍，勒断人脖子的杀手跟在他身后，咧嘴露出邪恶的笑容，我不会感到意外。可在他们面前，我活不了多久。正如到我这里来做客的两位友人在期待我的发言、我的见证一样，这个玩骰子的男人和那勒死人的杀手，或他们的同党，必定在期待我的沉默。如果他们来，我会认得他们，如今那应该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所剩的日子无几，但我依然，在醒着的时候，怕极了他们。

相比他们，那个带着兔子和老鹰的男子竟显得毫无恶意；他虽残忍，但那是无用的残忍。他的冲动容易满足。没有人注意他，除了我以外，我那么做，是因为当时在那儿的人里，或许只有我不放过事态发展的每一步，说不定万一能在那些人里找到某个我可以求情的人。此外，我也可以了解，结束后他们大概想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，而最重要的是，那使我可以分散注意力，哪怕只是短短一秒，把我的注意力从正在发生的惨绝的灾祸上转开。

他们没有兴趣理会我的恐惧和我身边所有人感到的恐惧，察觉有人在候着，受命等我们企图离场时把我们也一并围捕，我们似乎没有可能不被逮住。

上门来的第二个人用另一种方式显示他的威风。他一点不和气，急躁、厌烦，事事由他说了算。他也记录，但速度比另一人快，皱着眉，点头对自己的文辞表示赞许。他很易动怒。我只要从屋子一角走到另一角去取个盘子就会惹恼他。有时，难以抵抗想和他说话的诱惑，可我知道，单是我的话音，便让他充满怀疑，或某种近似嫌恶的感觉。可他，和他的同僚一样，必须听我的讲述，那是他来这儿的目的地。他没有选择。

在他离开前，我告诉他，我这一辈子，每当看见两个以上的男人在一起时，便看到了愚蠢，看到了残忍，而愚蠢是我最先注意到的。他盼着我对他讲点别的，他坐在我对面，耐心正慢慢减退，因为我拒绝回到他渴望的主题：我们儿子丧命的那一日，我们怎么找到他，说了什么话。我道不出那个名字，讲不出口，一旦道出那个名字，某些东西会在我体内崩溃。所以我们用“他”、“我的儿子”、“我们的儿子”、“在这儿的那个人”、“你们的朋友”、“你们感兴趣的那个人”来称呼他。也许在临死前，我会道出那个名字，或设法在某个夜晚喃喃念出它，可我想我现在做不到。

他集结了一群格格不入的人在他身边，我说，他们

和他一样，只是孩子，或没有父亲的男子，或无法直视女人眼睛的男子。被人看见自顾微笑的男子，或年纪尚轻却已老去的男子。你们中无一人是正常的，我说。我望着他把吃了一半食物的盘子朝我推来，像个发脾气的小孩。没错，格格不入之徒，我说。我的儿子集结了格格不入之徒，虽然无论如何，他自己绝不是这样的人；他本可以做任何事，他甚至本可以很安静，他亦有那本领，一种极罕见的本领，他本可以悠然自得地独处，他可以目视一位女士，仿佛她是自己的同辈，他懂得感恩，知书达理，聪明睿智。他使出了全部才华，我说，所以，他能领导一群信任他的人周游各地。我讨厌格格不入之徒，我说，可假如把两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凑在一起，你们不仅会变得愚蠢，变得和寻常人一样残忍，而且你们会拼命求取某些别的东西。把格格不入之徒集合起来吧，我一边说，一边把盘子推回到他面前，这样你们将得到一切——无畏，雄心，无所不有——在解散或壮大以前，那将迈向我见过的和我现在所承受的结局。

\*

邻居法里娜留下东西给我。有时我付钱给她。起初，她敲门时我不作回应，即便收下了她留给我的东西，不管什么——水果、面包、鸡蛋或水——我仍看不出有理由要在日后路过她门口时同她打招呼，或乃至装作知道

她是谁。我小心不碰她留下的水，走去井边自己打水，即使手臂因此拉伤酸痛亦然。

我的访客来时，他们问我她是谁，我很高兴自己能告诉他们，我不知道，也没兴趣找出答案，亦不知道她为什么留东西给我，除非是给她一个借口，在一处不欢迎她的地方盘桓。我务必小心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不难回击，只消说，这一点我比他们更清楚，假如他们是来给我不必要的建议，那么也许，他们应该考虑离远一点。

不过慢慢地，在路过她家，见到她在门口时，我开始望她，我喜欢她。她身形矮小，或说比我矮小，虽更年轻，看上去却更孱弱，这使事情起了转折。起先，我推测她是一个人独居，我相信，假如她从中作梗或变得死缠不放，我有能力对付她。可她不是一个人。我发现了一点。她的丈夫卧床不起，无法动弹，她必须整日照料他；他躺在一间不见光的房间里。她的儿子，和所有人的儿子一样，去了城里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，或更有用的游手好闲，或是这样那样的历险，撇下法里娜，每天既要牧羊，照管梯田里的橄榄树，还要提水。我向她清楚表明，她的儿子，万一有一天来这儿，不能跨过这个门槛。我向她清楚表明，我不要他们的任何帮助。我不要他们踏进这间屋子。我花了数星期根除这几个房间里的男人的恶臭，让我能够重新呼吸未给他们污染的空气。

我开始在见到她时点头致意。虽然我仍不看她，但我晓得她会注意到变化。由此生出更多变化。起初有所困难，因为我无法轻易听懂她的话，她似乎觉得那很奇怪，不过并未因此而停止讲话。不久，我开始能领会她说的大部分单词，或足够理解她讲的是什么，我获悉她每天去的那个地方在哪里，她为什么去。我同她一道去，不是因为我想去。我去，是因为我的访客，前来监督我人生最后岁月的人，过了他们受欢迎的时限，并问了太多问题。我想，假如让他们找不到我，即便只是一两个小时，他们也许会多学些礼节，甚至会离去，那样更好。

我不认为发生的那件事，留下的可恨阴霾会有消散的一天。它像某样东西，在我的心脏里，把黑暗压送至我全身，频率和压出血液一样。或说，它是我的伴侣，我奇特的朋友，在夜晚，又在早晨唤醒我，整日不离我左右。它沉沉存于我体内，时常变成我载不动的重负，有时分量减轻，但从未消失。

我无故跟法里娜去了神殿。我们一出发，我便已开始喜滋滋地思考当我回去时关于我去了哪里的讨论，我已在琢磨要怎么对我的访客说。途中我们没有交谈，只在快到时，法里娜说，她每次来只求三件事——求神让她的丈夫在病痛加重前死去，求她的儿子健健康康，求他们会孝顺善待她。你真的希望第一个祈求实现吗？我问，你想你的丈夫死吗？不，她说，我不想，可那样也

许是最好的。她的脸，她脸上的表情，她眼里的一种光芒，我们走进神殿时的亲切感，这些是我记得的。

接着，我记得我转身，第一次看见阿尔忒弥斯的雕像；那一霎，当我盯着它时，雕像散发恪守与慷慨、腴沃和慈悲，也许还有美，甚至美。那一时间让我心头一震；我自身背负的阴霾跑去和神殿可爱的影子对话。这些阴霾仿佛被光照着，离我而去了几分钟。我的心里没了怨毒。我凝视这座古老女神的雕像，她，见过的事比我多，受过的苦也更多，因为她活得更久。我艰难地喘息，说出我已接受了那些阴霾，那份重担，那个朝我袭来的可怕身影，在那一日，当我看见我的儿子被血淋淋地绑在那儿时，当我听见他大声叫喊时，当我以为不会有更惨的事发生时，直到过了数小时后。我错以为不会有更惨的事发生，我欲阻止那发生而做的一切都失败了，我为了不去回想那而做的一切也都失败了，最后，那连同其声音把我填满，那几个小时里的腾腾杀气，侵入我的躯壳，从神殿走回去时，那股杀气依旧激荡着我的心脏。

我用存下的钱，从银匠那儿买了一座小神像，铸的正是这位让我精神振作的女神。我把它藏好。但知道它在屋内，离我不远，别具意义，若有需要，我可以在夜间对它低语。我可以告诉它发生的故事，告诉它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。我可以讲述当新的钱币、新的法令、新的描述事物的词汇开始出现时所引发的巨大不安。人

们，一无所有的男人和女人，都开始谈论耶路撒冷，仿佛那就在山谷另一边，而不是隔着两三天的路程。当年轻男子可以去那儿的事实变得明朗后，每个会写字的人，有木匠手艺的人，会制作轮盘或铸造金属的人，乃至每个口齿清晰的人，每个想做织布、谷物、水果或油生意的人，他们将统统奔向那儿。去那儿一下子成了很容易的事，可不容易的，当然是回来。他们寄来信、钱、布料，捎来有关他们的消息，可那儿总有一样东西以其引力留住他们，钱的引力，未来的引力。在那以前，我从没听谁谈论过未来，除非指的是他们口中的明天，或他们每年出席的盛宴。但并非某一将要到来的时光，一切会变样，一切会更好。当时，这种观念像燥热的风，吹遍各个村庄，带走了每个有用的人，带走了我的儿子，对此我不感到意外，因为假如他不走，也许会在村里惹人注目，人们也许会好奇他为什么不走。事情其实很简单——他不可能留下来。我什么也没问他；我知道他会很容易找到工作，我知道他会寄来别人——比他先走的人——寄回的东西，正如我和别的母亲为将要离家的儿子所做的一样，为他打包放好他的所需之物。几乎谈不上悲伤。只是结束了某件事而已，在他出发时，聚集了一大群人，因为那天，其他人也将一并出发；我几乎微笑着回到家，想到他身强体健，可以出远门，那是我的福气，我微笑，也是因为在他离去前的数月里——也许

整整一年——我们打定主意，一直小心不作太多交谈，不培养太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俩知道，他将离去。

可是，我本该更多留意他离开前的那段时光，留意到家里来的人，留意在我桌旁讨论的事。当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来时，我待在厨房里，不是出于害羞或矜持，而是因为无聊。那些年轻人流露的某些郑重其事的气焰，令我反感，迫使我转入厨房或园子里；他们某些猴急的饥渴样，或是察觉到他们每人身上缺了点什么，让我想要端出食物、水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，然后赶紧消失，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，一个字也别听见。他们经常先沉默，汲汲然，焦躁不安，然后异常高声地谈话；他们有太多人在同一时间发言，或甚至更糟的，当我的儿子强调安静，开始向他们发表演说，仿佛把他们当作围聚的群众时，他的声音虚伪极了，语气里尽是矫揉造作。我听不下去，那像某种刺耳之物，让我浑身不舒服。我经常不知不觉提着篮子，走在灰尘仆仆的小径上，仿佛要去买面包，或是去拜访一位不缺客人的邻居，指望等我回去时，这些年轻人已散去，或我的儿子已停止发言。他们走后，单独和我在一起时的他，更加从容温雅，像一个水瓶，倒出了陈腐的水。也许，在那时的讲话中，他清涤了过去以来搅乱他心绪的东西，不管那是什么。接着，当夜幕降临时，他再度盛满清澈的泉水，那源自独处、睡觉、或甚至沉默和工作。